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塘集卷七八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儔

謄錄監生臣卞爾嚴

東塘集卷七

宋 袁說友 撰

七言絶句

江上度元宵節

一舟元夕卧孤村夜半相呼了不應說與兒曹休許語

黄州明日買殘燈

上元次日至黄州遇雨

誰說黄州斗様微滿城燈火亦相輝癡兒方有揶揄意

却得連江雨解圍

遇順風

天高江闊快飛篷雲去山移過眼中江上鼓鼙驚不斷

連朝送我岳陽風

遇順風不及到齊山

愛渠風伯送行舟莫作齊山一日留直向峽江千里去

攙天絶壁快吟眸

發山陽得順風二首

曉入山陽古渡頭輕帆獵獵送行舟風師憐我征程滯
頃刻揚舲到泗州

一陣南風更帶回輕扶柂櫓疾於飛舟行若借帆檣便
細數何須十日歸

被旨許浦蒐兵道中凍合舍舟行陸二首

已辦輕舟著脚登笑渠河伯故陰凝征車政欲周阡陌
贏得天教一夜氷

荒村十里展琉璃依舊籃輿涉水湄自是小臣懷恐懼

要令履薄但兢危

有感

半生宦海幾途窮歲晚扁舟繫此中料得江神知我意

明朝好贈一帆風

解機政得請題歸舟

浮沉宦海笑童顛好上鴟夷老子船今日君恩賜骸骨

半篙秋水送歸田

常熟敲氷行舟三首

岸頭猛作敵氷勢船下俄聞戛玉聲寸進未應容退尺
要於此地卜平生
畫鷁悠悠輒退飛一程百里兩程歸天公若念覊懐惡
一夜東風便解圍
一枕更闌客夢回氷聲猶作浪聲來并刀曾剪松江水
更欲從渠為剪開
舟行跨江之南北隨流以行夜船多在淮西
蜀道登天在一涯乾旋坤轉任推排此身已是萍遊客

終日行江夜宿淮

渡楊子江遇顛風和霍希文韻三首

危檣恰恰傍金山風送船回勢莫攀忘却波濤望金碧無邊閣上幾層欄

衝濤遂浪不禁寒何止舟行百丈灘梔櫓一聲江已轉瓜州岸上報平安

朝暾下接水光明風激濤頭浪捲層裒裒舟帆來復往江心笑殺幾閒僧

過赤壁

幾年青史説周郎赤壁烏林在武昌明日有人山下過一樽容我弔興亡

泊荆南二首

荆州天險大江蟠坐制金陵自不難却遣千艘沉赤壁至今耆老笑曹瞞

可憐吳蜀愛荆州勝賞相當卒罷休何地無城堪保障此城端為據咽喉

金陵

其初筮仕之所也今二十有六年矣

青衫往事幾經秋白首重來憶舊遊今夜臺城無限月更憑樽酒豁覊愁

泊真州沙岸

終朝百尺掣風樯半夜將星到白沙休說元戎誇十乘且隨商櫂傍村家

白鷺洲

可惜洲亭已漸荒了無鷗鷺白雙雙摩挲石上琳琅句

猶得斯文鎮大江

翻流水

荆江七百里路多拗曲當夏則荆江水漲濁

波湧急逆泛洞庭瀟湘清流亦為改色俗謂

之翻流水今水落矣水色清碧與池鄂間江

水全異

荆江七百拗如儺盡日縈紆倒轉舟不必瀟湘時逆泛

清波今日不翻流

西湖

西湖歷歷舊嬉遊佳處欣逢輒少留却恨草堂元不識故教俗眼為君羞

過洞庭

兩湖綿亘連千里萬古蒼梧說二妃最羨巴童并蜀客飽看日月去還歸

重湖

湖在渚宮之北一水湛然舟自渚宮東猶其中殆三四里左右二橋相望兩岸野花交映自湖入子城北便門即郡圃矣

東猶畫舫入重湖野蝶閒鷗自笑呼踏遍北園桃李徑又尋芳草到南郛

楚渚宮

昔楚王下見子西泝江入郢當處最高地今在城隅沮洳之地蓋後唐高從誨鑿内城而

為之非楚故址也

楚王下見泝江舟豈是城隅沮洳頭自古循名多失實

不妨猶記舊風流

過道人磯

幾年烟雨鎖蒼苔咫尺侯門路不開夜半一聲横笛處

道人隨月過山來

汨羅

汨水出豫章境其陽為羅縣巴陵本春秋羅

子國也羅水出焉二水既合故曰汨羅其下
曰屈潭楚三閭大夫懷沙自沉之所也
懷沙元不為讒囂要與江山作美謠千載孤忠動神物
三湖今向汨羅朝

息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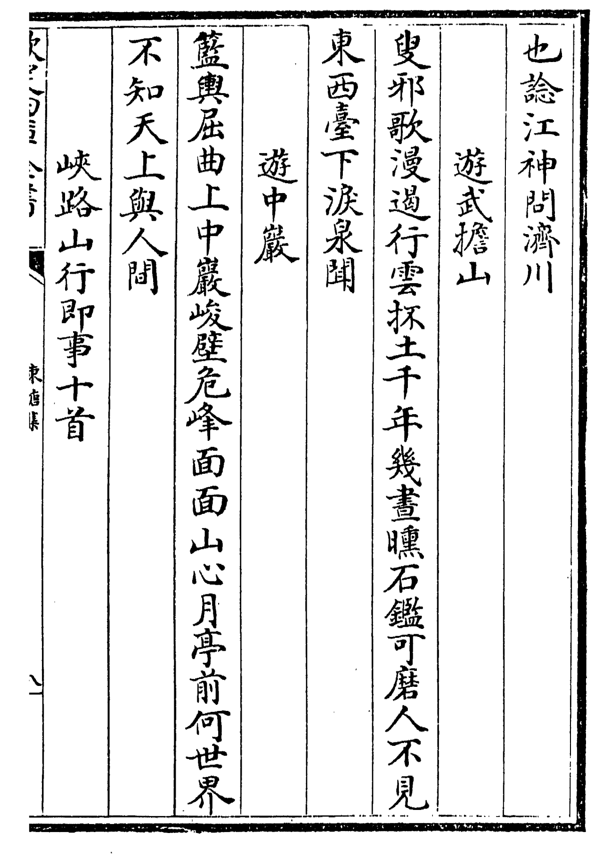
息壤在城南野寺中方圓丈許覆以四柱屋
碑立其傍謂壤有起伏起則狀如牛馬伏則
一夕如故踐之者立即死唐元和州牧裴甯

掘視及六尺得石城方六尺制與江陵之城同徙置壁間是歲霖雨不已江流暴漲得道者謂當復還石城於土中埋之而水退令郡中禱雨畧動壤土雨即隨至

石城出壤水懐州息壤藏城水復妝千載故侯猶未識土能勝水有深謀

祀江神

古廟陰陰不記年揚帆逆浪幾舟船我舟小泊沙洲下



也諗江神問濟川

遊武擔山

叟邪歌漫過行雲抔土千年幾畫曛石鑑可磨人不見東西臺下淚泉聞

遊中巖

籃輿屈曲上中巖峻壁危峯面面山心月亭前何世界不知天上與人間

峽路山行即事十首

環山翠幄遶尤清栢葉叢枝到地生恰傍濃陰深處過無端杜宇兩三聲

短籬深閟兩三家門外低畦長荳麻急繫芒鞋看行客野花猶帶一枝斜

旌旗獵獵曉雲風撲面清微破午烘更度幽香來細細轉頭尋見野花紅

跳山踏草笑迎逢要識新倸過眼中寄語山翁吾老矣冬裘夏葛與伊同

雙牛隻叟一横犁白水青秧透面肥是處喜經連夜雨
田家十口可無饑
老去紆行盡罷休忙身閑慮足搔頭林烟巖霧鳥聲遠
獨對遥山無限愁
鞞鼓鳴山緑葉揺繁聲嚣雜漫終朝不如澗下一盃水
沃起行人心肺焦
倚風修竹葉滋繁穿石湍流浪吐吞溥暮柴門人影寂
曉風烟樹鳥鳴喧

浩蕩東風晚更嚴黃埃得得上霜髯細題今日山中景更有前頭萬點尖

千里山行一月程攀層躡級幾宵征明朝猛入遂寧路聞說夷途砥樣平

和丁端叔月窟韻

幾度飄零滿地金移根堂下豁塵襟主翁自是曾修月更為人間著翠陰

瑞香亭和丁端叔韻

拍手闌干看錦堆留翁未肯十分開惜花惜別情相似急急從今載酒來

呂公亭

僊翁何地不翱翔底事三遊只岳陽不是朗吟飛過疾洞庭張樂要迎將

題烏程簿廳浮玉亭七首

道場山頂出南溪蒼弁峯頭正直西更割東橋儀鳳水如今定不怨鸞棲

人言茗雪下千崖一水中分兩派開但怪玉浮浮似磬不知原自泗濱來

誰將絶景傍家邊舉足溪山已滿前莫恨微官清俸少一亭風月不論錢

一日溪流萬櫓聲簿書叢裏眼偏明青衫不怕籠朱墨直下滄浪便濯纓

雲川今是輞川圖城郭中藏十頃湖空說侯門深似海得如簿領一亭無

浮屠高直一溪雲水面渾如鏡面分此景正緣高士得
不然何以獨輸君
誤把新題涴彩梁我書元不是中郎亭前若解真浮王
成我蒹葭倚玉堂

用左康叔知府韻題龜溪左顧亭

風下跡橋月下溪愁邊拓盡剖藩籬平生漫説江湖客
未解人間手不龜

再至左顧亭用前韻二首

春入桃花水漲溪薔薇隔屋粲成籬湖山正為詩人好早賦歸歟要抵龜

曉日揺光下釣溪鳴舷布網竹編籬枯魚泣與魴魚釣要學亭前曳尾龜

用洪叔眪題左顧亭韻

龜老一溪懷舊事人亡千載尚虛名亭前獨有山川在付與詩人著語明

雄楚亭

江山萬里接西東吳蜀咽喉此地中奄宅荆州誇楚勢此亭所以得稱雄

陳氏子讀書堂

為公相與年猶小拾芥明經意轉非惟有城南賢父子讀書元只為傳衣

王醇父統帥舫齋

將軍忠勇貫家聲獨擅長江十萬兵早誓中流誇擊檝料公猶小舫齋名

題簡齋

故叅知政事陳公甞寓郡圃號曰簡齋今舊址尚存

胷中元自有江山故向巴丘見一斑明月清風收拾盡簡齋詩遂滿人間

御書閣

張定叟留守創閣于府庠藏思陵御書

寳閣翬飛燦碧霄中藏奎畫歎先朝要令冠帶升堂者

日日羨牆遂見堯

楚樓

樓在沙市規製宏廣東西皆見江山郡中以之為酒肆

東江風月夜潮平西望巫山白帝城止為山川增楚觀惜哉徒沸市廛聲

江漢樓

樓高百雉楚城東吳蜀衣冠邂逅逢自是荆山為屏翰

更看江漢日朝宗

庾公樓

危樓千尺俯江津天外飛帆點點匀作此雄觀真壯士

奈何猶說汚人塵

登張說樓

唐開元間中書令張說謫守於此日與才士

賦詩自娛

譙樓偉觀接城西天遣公來重以詩豈是江山與人助

江山元是以人知

和丁端叔雙清韻

翠雲白雪兩僊容未怯姮娥傍月宫若把佳人較清絶
争妍應愧伯夷風

和丁端叔曉紅韻

曉紅着意一番新穏送公歸上國春花下賸傳多好容
滿園渾是愛棠人

呵筆

呵筆小吟消白日閉門高卧却紅塵平生笑我千方誤投老從公兩歲隣

欲放酒腸愁酒病强投詩社闕詩聲浮生失意每如此薄命何人詳細評

送沈商卿知府入覲二首

檣烏猛作朝天去君到長安著脚初若訪西湖問西子朋遊應亦念其餘

山行已辦猶嫌晚天意多慳未放晴無奈公車留不住

片颿催聽櫂歌聲

和丁端叔書懷韻二首

養花藏日半籠晴尚有嬌紅照眼明却恨中年怕離别

好詩撩動故鄉情

春江穩去趣東歸折盡亭前楊柳絲我欲吳江辦投劾

與君花下說襟期

和同年春日韻五首

尋花喜見去年人點檢枝頭次第春踏遍雲塘舊遊處

漾波漲碧更粼粼

傷心客裏子規啼自笑情懷更小兒短策強隨楊柳去

歸來却喜燕銜泥

一川晴草競春光緑抹紅匀日日忙榼酒莫辭花下醉

相將堤上柳花黄

雨膏風軟草烟低處處春來處處知尤喜梅花未輕褪

枝頭一朶尚凝脂

雄篇多幸到柴扉祇恨空留最後枝收拾愧同螬食李

侯生誰復敢言詩

和友人秋日韻二首

樓外西山日脚低萸觴新唱縷金衣十年爲客秋風裏空負黃花幾賦歸

了無風雨夕陽低多少詩翁問白衣把酒西風暗相約年年籬下菊時歸

和艮齋贈輪道者韻

血指濡毫字字工赤髭白足會常同從今定了沙彌相

摠為先生一語中

和仲躬贈輪道者韻

孤峯頂上阿誰能苦竹憐渠著意曾他日林間重勘辨我身元是在家僧

贈徐相士

欲歸公未許身閑欲外云云去亦難我意公言兩矛盾料公猶作世情看

書魏元益便面

閑門終老幽人事負笈擔簦學者宜過我莫虛黃卷日
還鄉須念錦衣時

懷借舟主人

自憐五十鬢如絲更把閒身與物馳惟有高人收倦翼
世間萬事一彈棋

寄同年懷安曹守二首

慈恩猶記北山遊四十年間幾别愁歳晚天涯重握手
兩翁齊白九分頭

我丈之賢令老成題輿剖竹傍青城從容官事一時了
莫忘蓴鱸秋日羮

和陸成父司户過淮陰縣韻三首

誰云追信屬酇侯政為高皇意欲留歳晚不疑雲夢計
那知大業已興劉

當年三傑共封侯誰念淮陰為漢留不是向來曾躡足
未容平勃獨安劉

論功久已冠羣侯更欲王齊願自留從此朝家若懲創

王侯應得戒非劉

和成父過寶應縣韻

趁得花封八月涼相家有子綰銅章習華指日神京路

此地方知寶應祥

和梁轉運判官韻

古括人豪醉墨鮮一樽寧怯酒如船新詩磊磊珠璣落

不記梅花在眼前

李君量晉州奉詔還朝

厭直承明兩建牙更將義槩浹朝家舉杯珍重吾歸矣

林下需君步軟沙

岳之婦人多以白練蒙首俗傳馬伏波征蠻死

於岳至今不為之易素

將軍久已歸黃壤江婦如何未黒頭若使將軍知此意

素縑蒙首也應休

東塘集卷八

宋　袁說友　撰

進論

論選舉當求可行

臣聞之天下之患莫大於使學者棄難而圖易因利而求害也昔之聖人懼人之淺其所習也於是乎有所謂難者而使之必知懼人之溺於所謀也於是乎有所謂利者而使之必貴聖人非切切然於所可緩也葢舉天

下棄難而圖易則其學之難者將使何人而知之舉天下因利而求害則其事之利者將使何人而貴之聖人固不安於此也嗟夫君子之學其亦求至於難者耳天下之理其粗著於顯然易見之間而其妙寓於隱賾難明之際得其一說者不若得其說之全得其一意者不若得其意之盡若以一說一意之易而遽止焉其何貴乎君子之學哉聖人曰吾必使學者不棄難而圖易則至難之理彼或可得之矣天下之事必有利害之殊世

固可以去害而就利而又豈可因利而就害哉吾之心將以致某利也然其致之甚艱利未及我而害已踵至則亦為甚不可今夫學者固有以某事而致某利也若以某事而致某害聖人安得不窮其致害之由而絕之是二者之說常存於選舉之間衆人之所忽而不思而智者每以為慮豈非為學者之所輕重抑有不可不講者歟自周家有鄉舉里選之法而由漢迄唐其制屢變而不一以至於我國家所以剔蠹而刻弊者亦靡不至

天下之士率三歲而偕計於鄉邦又程之南宮然後天子親策而予之仕其察之不為不詳其官之不為不審凡有志於此者亦莫不激昂淬勵以求自奮於一日之程蓋亦以法之可行此天下所以常行而不倦雖然事不以法而不生而法常以事而必變如今之選舉其大槩固合乎人情若其間或有使學者棄難而圖易因利而就害者此則不可以不革也何以言之士之於言語文章猶人必有飲食衣服之具學之必以經猶衣之必

以桑麻食之必以穀粟也捨桑麻穀粟而為衣食則其用必不可久捨經而為學則其理必不可造而今之學徒志於儻來之榮而不先正其在我者故以十人求之而捨經習賦者則已七八矣彼非惡夫經也必曰習詞賦者雖倉猝而可為而通乎經者非累年不可也知其難而棄之而不知夫難者蓋理之所會知其易而圖之而不知夫易者實理之所闕也烏有以君子之學而自闕其理哉噫言物者恥一物之不知問字者恥一字之

不辨學焉而不志於通經亦已惑矣臣非敢以習賦者之舉不知經也然其間或有以古人志學之年一朝挾雕蟲之藝而遽被鄉書有老儒通經者之所不可得蓋有徒惑一時綴緝之工遂以謂過於通經隱奧之說此其為大可革也往者朝廷兩行兼經矣然不待再舉而又易之其說則曰詞賦非老儒之便也是以一變而不復用不知其以經義進者若果有卓越之論雖曰賦不及之要亦宜置高等況其既通經學則所謂詞賦者殆

不過在不能工巧之失必非蕪繆而舉不足讀也苟以如是之說而試之又安足為老成者之病哉故曰棄難而圖易也臣愚以為宜申前制所未盡者率自今日始然前日之法嘗以大經之義二小經之義一以為一日之長則其文或幾於太簡又安能盡見能否之實宜於大經之義益以一篇而其小者則如舊制庶幾學者有所本而不雜令川蜀之士來廷試者蓋肇於辛未之春以迄于今日而不變朝廷亦欲使其皆試于廷以均遠

邇之勢而蜀之士子亦欲觀光上國或能為魁選之榮若以此推之則亦何害之可云也而臣嘗得於蜀人之言皆謂因利而就害者莫過於此夫蜀之距上都幾萬里方冬之仲月固以挈挈而在道彼以萬里之塗必有數百千之儲而後可達然又道路奔衝之勞疾病安養之事其貧且無力者必鬻産通貸而後行或以此而破家者而往來之久力疾而歸抱疾而死者往往有之彼之心固將以謀利也而或有破家者有殞身者此不亦

甚可惻哉故曰因利而就害者臣愚以為宜立一格有以酬其欲來之心而絕其就害之路凡魁蜀之省闈者其恩列之視大魁畧殺一官而列於二三者則與廷試之五名者等庶幾不失蜀人之本心而深革其遠至之害然今之來者固不能却而使之歸若因其歸塗增其驛劵亦足以為寒儒之助凡此皆能救學士大夫之病而世之論者遂指為迂濶而不一言噫文章與時高下矣豈可使之棄難而圖易君之仁者善養士矣又豈可

使之因利而就害也哉臣之所言其亦慮夫可為而不為也

論養士大夫氣節

臣仰惟陛下虛心以求言和顏以受諫固嘗有進言以遷秩未聞有納忠而得譴者也然而在廷之臣不聞諤諤以抗節惟知唯唯而取容昔之敢言者雖有斧鉞之誅而猶且不顧豈今之世有爵賞之勸反有所不敢臣有以知士大夫氣節之不立也蓋士大夫之氣節養之

則銳挫之則懾方其銳也雖有斧鉞之誅而不懼方其懾也雖誘以爵賞而不為惟養之於無事之時斯可用於有事之際無事之時茍不先有以養之欲其用於有事之時難矣方今天下外無邊鄙之憂內無盜竊之虞雨暘以時倉廩以足正天子養尊士大夫養氣之時也陛下不以此時有以養士大夫之氣節臣恐風俗自此日委靡矣養氣以勵風俗當自朝廷始朝廷臺諫給舍之官所以糾官邪而杜姦慝也朝廷之風釆繫焉夫自

執政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於是有彈劾之章有繳駮之奏所以示至公也陛下既已信其人則不可以不信其言其人既是則其言不可得而非其人既非則其言不可得而是陛下既信之於未用之始不當難之於已用之後故臺諫給舍之所與是公議之所共與也雖陛下不得以不與臺諫給舍之所不與是公議之所不與也雖陛下亦不得而與之陛下非徒從言責之臣也從公議也士大夫亦非畏言責之臣也畏公議也陛下

當使天下畏公議不當使天下畏言責天下畏公議則為正直天下畏言責則為私邪臣謂欲尊朝廷當養士大夫之氣節欲養士大夫之氣節當使臺諫給舍得以行其言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蓋不以氣節作之雖智者不免於愚茍以氣節作之雖佞者可使之忠也臣願陛下許大臣用人其有可否當與大臣辨之許臺諫言事其有可否當與臺諫辨之許給舍繳駁其有可否當與給舍辨之辨之而是從亦

何傷辨之而非不從何損都俞吁咈見於明良盛時可否獻替是謂君臣合德直道行於上公議伸於下士大夫之氣節立矣氣節既立惰者必勤私者必公貪者必廉怯者必勇方是時也陛下何為不成何欲不濟哉實天下幸甚

論臺諫當伸其氣

臣聞聖人之治不務乎他而每先其所以立國者立國者固則其他非所慮矣何者立國在乎臺諫而臺諫之紀綱則在乎士夫之氣焉耳氣之所在蓋將肅風采振紀綱

紀綱既振則國之尊崇可以參天地而隆泰華矣然而氣也者常患於易折而所以養之者實在上之人是故激之則彊抑之則弱厲之則銳消之則鈍而彊弱銳鈍之間倐然而不可測者苟不深愛而曲存之則委靡銷鑠之氣殆無異於既瘻之老其安能正臺綱而大國勢哉臣益嘗廣引曲喻而得夫為氣之說譬之風焉方其始也藏於太空而泯然寂然常若無有及夫小有以揚之則入乎輿室而不留重有以發之則折乎大木而不

屈大有以鼓之則撓乎萬物而獨震此猶氣之在人隨所激而後發至於風不鳴而卒歸於無馬則又似乎有以遏之而氣且亡矣嗚呼聖人立國豈不欲安而無危治而無亂哉惟無以激天下之氣則士大夫安於軟媚之習甘於暗弱之行凡氣之在我者非惟不能肆且不敢為夫以不能肆不敢為之人而居於臺諫之地宜其紀綱之實悉廢放而不舉而耳目所寄徒為文具而莫之恤使天下之小人得以無所忌憚國且不安而不治

矣故夫不先愛養其氣而激發之臣未見其能立國也令國家有臺諫之官正以為天子耳目之寄朝廷有大政事而臺諫得以議其不然人主有小過失而臺諫得以救其弗逮百官有大奸慝而臺諫得以斥其所為紀綱之立風采之著悉係於國之安危者此固非軟媚柔弱之氣能聳動而發揚之其必有凜然若神明之不可犯者則臺諫之紀綱可以坐舉而不廢今若抑之而使不彊消之而使不銳其煜然之光晦蝕之而無餘淵然

之精隱過之而不露此其為氣將墮於小夫孺子之域又安能振其紀綱以維持其國哉方今天下之大固非可以一事論而大者如百官之賢否庶政之得失民情之休戚四夷之叛順正臺諫之臣所當竭智極論而不忘而往年以來臺諫不得而自肆惴惴然常若鼎鑊之臨其前者故事之小者或敢於詆議而事之大者且噤口而卷舌矣官之卑者或敢於彈奏而官之穹者且斂衽而下首矣此非出於所不能言蓋其人自視為不可

故迄於瑟縮而不敢進雖然陛下亦豈肯使之索然而至此哉臣愚闇忘身妄議國事雖未必舉得其實而每見夫或者之言以為臺諫之氣所以委靡者蓋有二説其一曰將以論某人也而某人為有權則某之論且不行矣又未幾而黜之他官意曰某人不當論某人而致此黜也夫有權者以有罪而論而論事者以無罪而黜彼人臣之心莫不以遷為榮以黜為戒今且以論事而黜也其敢復有言哉方其自臺諫而易為他官雖或為

陛下不測之權固不可以區區黜陟而論然其心亦謂陛下心不樂其如此也安得不稍自戒以全其身耶此氣之所從靡也其二曰朝廷之官固有數路就其間而推之如臺諫尤清且要也然比年以臺諫而久為侍從者止一二人由他官而安於侍從者亦多有矣豈非既以言事為職一有所言而或犯衆怒巳不朝夕而又去固不若捨臺諫而為他官唯唯不言者之速且久也使人人而果懐是心則臣見臺諫之司亦幾於虛文矣此

氣之所從靡也仰惟陛下樂聞切直之言常若不及飭戒有司猶先於言詞之剴切者況欲使臺諫無故而曠職哉臣愚以為宜稍寬臺諫之責凡以論某事而彈某人者陛下悉以聽之其論而當者亟從褒賞而其偶弗當者則亦務納其言毋遽遷之他官以為過言之舉使其氣得以日伸於冕旒之前可以因言而自壯凡進擢之間宜一視從官使之樂於所遷務竭其獻替者以為奏若激而厲之者如此則彼必謂陛下獎借臺諫者異

於儔輩此雖處以孱懦無能之人亦必激昂而奮厲將見氣之所遇可以狹宇宙而隘九州矣國何患其不立而臺綱何患其不舉哉臣嘗觀世之儒者皆指西京為軟熟東都為矯激且曰東漢多名節慷慨之士者由光武用一卓茂以致之而臣則曰不然西京固非軟熟也朱雲一言之奏至折檻而不惜漢帝方有匆葺之語此其氣象其真軟熟者耶彼光武之教實有見於前人而李膺范滂之徒蓋朱雲有以先之耳陛下試熟思之足

以見氣之係於立國者如此其大也

論臣職當先民事

臣聞之天下之民所以既愛其君而又愛其君之臣者其故何也君政之有所先後而臣知君之所先者而力行之如斯而已今謂天下之民而愛其君其誰曰不可而曰復愛其君之臣人誰肯信之哉嗚呼政固有先後也為之臣者每先於民之所以事則民將曰吾君之安覆我者舉屬之其臣矣當此之時雖使草木之無知亦

將愛其臣之志於我也況其至愚而神又庸可欺哉然則使天下之民既愛其君又愛其君之臣此其氣象蓋與唐虞之時無二致若其臣緩於民事而他求焉將見為之愈多而下愈不悅刼之愈至而民愈不應不特不愛其臣併與所謂愛其君者亦薄矣此天下所以終不可治而庶官所以無益乎安危也蓋昔唐虞之時都俞一堂之上者朝夕不過民事而勤懇周至若慈母之愛其子出於其意之所誠然是故雖以臯陶明刑之臣而

民猶懷其德彼其所以愛皐陶者已如此則其君雖不欲垂拱而無為也其將能哉臣故曰既愛其君又愛其君之臣此與唐虞之時無二致也國家以祖宗積累之休深仁厚澤其締結於民心者固非一朝夕之故凡舟車所至霜露所隊誰不知愛吾君哉而臣獨慮夫為臣而或不知其民則民將以其臣舉無預乎我也夫謂其臣之舉無預乎我是民之與臣殆岐然而為二事而不知夫君猶心也民猶體也臣猶手足也疾痛疴癢動於

一體則手足震掉亦不期而自應令若手足不能以護其體則一心擾擾固不容於自佚烏有臣之與民可以岐然而為二事哉臣嘗因是以觀朝廷今日之政其大者莫過於民之休戚然而君門之遠下情固難於驟進非有與之朝而諮詢暮而獻奏者則聖人亦安得一一而朋之哉臣以謂宜於任官之時專其任者有一而廣其求者有二何者夫自一命以上往往太半皆能言之士而法之所制雖有片言彼亦何因而見天子今之檢

鼓二院亦為芻蕘進言之門然未信而諫政有難於遽合者考其無所不言而人君不得不聞有司不得不行者莫先於臺諫蓋其紀綱之地政所以糾姦邪而滌弊政可以肆意於一言凡民情之休戚他人不得而竊議者而臺諫之臣乃得詳論而熟究此豈可苟授之哉故莫若於始擢之日立為一法凡為臺諫者必已歷州縣而後可蓋州縣之官皆諳歷民事之久其利與害又前日之所備聞者彼一旦有能言之隙而陛下更責以愛

民之事將有竭誠罄慮盡思其所以在民者以為說一說行則一利在民一利興則天下受賜縱十失一二而利之七八者亦不少矣若昔之所任者舉非州縣之職則毋以臺諫選馬臣非謂其民事之舉不知也特其所知者不如親歷之為盡耳是故聖人之任人常欲用其所有餘而不欲用其所不足與其使不足於此者以為說孰若以有餘者而言之哉故曰專其任者有一也今夫經筵之官皆所以接天光而聆聖訓也且不特專於

言語文章之末而其治之係乎國體者亦得以納忠至於館閣之臣實多一時之俊乂皆上之人儲之以待用也至有不朞月而被對者其啟沃之奏亦多以次而施行是二者蓋陛下之所眷顧而其人亦自謂某職之可以言也要宜悉責以民事凡經筵之官於講讀之際令以旬奏劄子而館閣之臣許以不時之覲且進言以民事須博採民之利害務得其可利者而興起之而其害者卒議廢弛若果有可行之實毋以虛文示天下使有

司見於必行行之至於必久而後已故曰廣其求者有二也庶幾斯民之在天下謂吾君之任其臣者舉不出於小民之事而其無所赴愬之憂或不告而自去將有欽戴其上愛及於吾君之臣者陛下於此時可以不動聲色而薄海内外均有和氣其亦有自來矣苟為不然處臺諫者不知其民而溺於泛泛無統之説居館閣者不知其民而自處於不敢言之地以民之休戚而為越秦之視臣獨不知可言而不言則將誰與之言而誰與

行哉

論淮守當任武臣

臣聞之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固者何其詳盡而曲至耶然或有時而不可恃者豈士卒疲懦而失其守歟城郭甲薄而失其勢歟抑亦糧不足食歟器甲不足用歟此數者又皆聖人之所已治也夫既已治之而曰或不可恃則是任其事者之非才也嗟夫聖人之重某事也則必重某任欲重某事而不因其才則必聖人自為

而後可而聖人固不暇乎此也如是則各因其才而已矣蓋嘗言之聖人之用人如工師之制木為楹為桷者不可為棟為梁若處楹桷以棟梁之居雖頃刻有不能立者何則其任有輕重故其才有小大今聖人欲使天下之險無一日而不固此其所以守之者蓋不啻棟梁之居若非其才而處之政恐非楹桷之所能及也自昔者曹公濡須之役而後江淮為戰區自東晉合肥之功而後江淮為要壤蓋江者所以固内而淮者又所以蔽

江也故夫恃江者不若恃淮譬之衣重裘焉一裘毁則一裘可恃苟非重裘則一裘毁且盡矣是則恃淮之術固不可以不論而其重之之策莫過於擇剛勇果毅之才與其熟於固守保禦者然後可令若泛泛然而任之則彼亦泛泛然而守之夫以聖人所恃之壤而付之泛泛之才臣見其可以為名而不可為實也方今可恃之險固難以一二論而其蔽大江而衛上都者蓋莫大於兩淮皆所以藩蘺其內而扃鑰其外此豈可不惟其才

而守之哉陛下方休養生靈兼愛南北不忍以一戈戟之微以毒天下思以堯舜三代之得民者以力務而安行之雖江之與淮其守禦之事固非廟堂急先之務然而臣愚以為善處安者必有常安之術善處治者必有常治之理成王不以盈成而廢四時之教宣王不以既攘而怠車馬之修而蕭俛之銷兵張説之去府衛皆足以禍後世陛下蓋非以不言兵而遽忘其守也故夫守淮之説在今日而為可行臣書生不習兵事固不敢妄

議軍旅之政然因可恃之險而議夫守之之策則臣尚可一言之令兩淮臨邊之郡皆敵國之隣境所與平日往來而狎習也自和好之約復堅雖無馳逐蹂踐之傷然其唇齒之邦要不宜無常守之策是故城郭之固與隳器甲之備與廢士卒之强與弱金穀之匱與盈與夫防守之嚴不嚴機畫之善不善毫釐之差其獘或至於四出凡此者固非無識之儒可以優游而深通之也今考臨邊之城不下十餘郡若平日不先為自强之計一

旦苟有小警恐非倉卒所能責成如是而欲以自强蓋南仲城朔方之所甚難也且今之守邊郡者其才果何如哉直節堅勇足以獨立而不移智畧縱横足以臨事而不惑藝能詳敏足以制變而不亂凡其人之果如是者必非儒生文士之所常為此必有將帥之才與其諳於武事者然後至此今也不然類多一時之儒生或任子之稍稍能為者皆得以守邊矣若責之治民彼固無可辭者而至於守禦之際政恐因陋就簡必非可為異

日之恃也以臣觀之必有舉其一而十者不治為其小而大者不修此其為患固不在於國家閒暇之時是烏可不因其才而任之哉試以事之小者喻之為耕者必問農為織者必問婢為斲者必問工理也若無農也而婢為之耕則將鹵莽而滅裂無婢也而工為之織則將斷而不整無工也而農為之斲則將扞格而難操蓋有如是之事者必用其能如是之人而其事之不如是者則又非某人之所可勝也然則陛下亦用其所當用者

乎為今之計莫若申舉舊制命樞府侍從之臣以武臣之可用者多為論薦舉某人則列某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考之僉言證之已試使之分守兩淮臨邊之郡陛辭之日屬之以必為而重之以賞罰而次邊者則文武有不必拘聽其久任而不為兩歲代易之法若以有勞而遽遷則是因其小有所為而亟止之也至於郡之民事則以監郡者尸之不過數年其守禦之間必有大可覾者雖然尚有可言也自往歲師旅

之興而淮壖又多羣聚之大冦椎埋發冢以相刼於市肆少者數十輩而衆者亦百餘人即其警捕之職必首於一邑之尉而為之尉者類皆柔弱諛懦之吏非有强敏之策可以誅鋤而擒制夫使小姦一日而不除則大盜將滿天下矣此亦不可不為之計也臣以為如淮之尉宜悉注武臣立為定法必其夙有武功者然後得以擬注蓋其氣力筋骨可以披荆棘而犯霜露必能弭盜賊之姦以上輔守臣之所不逮者如此則兩淮之間庶

可因人而恃險而興曰緩急之頃亦無遇事面墻之弊其為利害豈不遠且大哉噫漢髙既定天下且欲得猛士以守四方陛下縱前日未得猛士又豈可但已而不為今日所也

論銓曹當革其弊

臣聞之天下有常事聖人有常法天下有變事聖人有變法事之常者可以常法治而事之變者不可以常法拘也嗚呼所貴乎法者以其一定而不易而聖人乃有

常變之異者獨何歟蓋聖人能使天下舉無弊事而不能使天下舉無弊法結繩之政在堯舜已不可行井田之制至漢唐已不能用而必曰法者一定不易得乎哉大抵事之必有法猶口之必有言耳之必有聽目之必有視而法之不能無弊者亦猶言之不能無疵聽之不能無蔽視之不能無惑也今指某事而曰可行也則必某事之法為可行指某事而曰可去也則必某事之法為可去聖人固不能使可行者必不行可去者必不去

使可行而必不行則是事之常者復變其法使可去而必不去則是事之變者復因其法矣無故而變其法法則愈變而事愈不行無故而因其法法則愈因而弊愈不去此其為患特在於不知法之所以為常變者故其弊遂至於此蓋臣嘗因是以觀自古銓選之法以為莫詳於唐今考其書所謂一時之制毋慮數變而立長名之榜或不變而得平允之稱如盧從願裴行儉之徒皆能熟察士夫之情而深考銓曹之弊故其規畫每如人意

後世論銓選者必以唐為稱首豈非遇事之變而知以變法治歟朝廷嚴天官之選未甞肯以輕授而銓衡之法又權其事而後議然而事之繁夥不可勝計而法之出入每有不免與事俱靡者此必有可變之法存於其間而議者特未之察也陛下踐阼以來凡少常伯之臣皆有議法之意如嚴銓試之格有以澄入流戒吏胥之姦有以開公道明保官之令有以考行實優已試之仕有以限差注此皆因時度宜不拘於一法之立然有無窮

之事者必有無窮之法其法為無窮則其弊亦無窮故臣以謂方今銓曹之法其可行者有二而其已弊者有三何以言之今天下命士有不三歳而増者數千人而吏部之闕常自若也一闕之注居之者一人待之者二人而擬之又一人遠者七八年近者三四年士夫嚣然而歸往往坐食五六年而未仕此猶不足慮也然當其調官之日來者每以數百人而吏部或無闕以應之又不過取其尤遠者使之始得一闕而去莫不咨嗟歎息

集之都下若有甚不美者臣嘗察其調官愈多而得闕愈遠多為初官耳要宜於初官之闕稍稍立一法以寛之若徒泥銓試之格欲更以十而取一尤足以致仕者之怨且令之尉職實先捕盜固不可以冗員目之近日邑之有盜者多非尉吏所可獲蓋其勢不能獨禦耳故莫若因其職以益其員凡一邑悉置兩尉而東西之職其俸禄皆均而終更亦以三考夫既能隆一邑之勢而吏部之闕亦可一旦而增數百若復計其待之者則足

以應千人之須恐或能為闕少之助猶愈於坐視其遠而不之救也旣下增置之令則未擬之初皆為見次宜以調官有賞與其試在前列者方得注擬若再擬之日則不必較此矣或曰有一官則一官有廩祿國家方有乏財之嘆固不堪此冗也而邑之弓手猶不足以供一尉况兼之哉臣曰不然邑之下吏其祿少州縣自足以應之月不過數千且又星分於天下其所出殆非甚費者邑之弓手本非不足也特患於邑之令佐或分以

自役或析以假人令若革去二弊而盡歸之尉吏總十之二而增募之則二尉役之有餘此法之可行一也得一官者必已試而仕其不然者雖有非常之賞舉不用也而獨不知前日未試而仕既罷而調者何不使之必試而後調耶令之在官者固非一一皆已試也必有援賞於未嚴之初以恩例而免者以年及而免者以堂除而免者以嶽祠而免者若待其解官而來宜考其已試與否苟未試也必不可以不試亦不以薦剡既充而竟

免如此者恐不止千餘輩若以漸而究之亦可澄調官之選此法之可行二也今吏部之法有以區區之賞而得射暗闕者夫暗闕固不易得也且又非當出之次或以佳地而可居或以待者之有故是以挾賞以必取殊不知以名器之公而使吏輩得以金錢而相易何者某人而有賞也囑之某吏曰吾將取暗闕也夫某吏者必知闕之孰為遠孰為近故得金者告之必亟而不得金者吝而不告亦可疾矣若削去暗闕之法止以賞典為

差注之優庶幾無吏胥之姦此法之已弊一也今以選人而歴京秩者不啻登天之難凡小官有所挾者固有必舉之理而寒素鮮援者多老死於選調且天下之人安能盡有所挾哉古之人將以舉削均天下之勢然流弊既久適足為不平之具此其為患豈特一朝夕之故是故嘗求其至公之法以一其勢凡十考書者許以改秩具有舉削者則如常制庶幾法無所偏而事當其可此法之已弊二也今之改秩者必待截會之至方給之

鈔然最大利害者士夫辛勤百為而不得舉削之集其將改之日則歲月已不勝久矣夫舉主之難全固有不終朝而存亡者而吏輩遂得持此以為受賕之隙方截會之時賂之至者可朝會而夕下其未至者雖朞月猶未也豈不勝其弊哉當是之時貧無力者多以此而敗事亦可悲矣臣以為凡給鈔者不必俟截會之至使其果有罪也褫而奪之何晚哉此法之已弊三也嗟夫法之可行者特患其非果可行法之已弊者特患其非果

弊也如曰舉天下以為可行則亦何憚而不為舉天下以為已弊則亦何惜而不革臣愚以謂今日銓衡之法固不能盡去今日之弊然權其事而為之或恐其有得乎此也

論薦試中銓人

臣竊惟今日之法其犁然當於人心不可一日而易者銓試是已苟非已銓而中雖有以恩例而進特旨而免然朝廷必不敢除給舍必不敢書吏部必不敢擬行之

甚公持之甚力無有一幸免者誠可謂良法矣而近年以來法出姦生弊倖紛起徒知銓選之法可以律任子而不知試闈之弊反有甚於不銓而仕者歲復一歲姦計百出臣請得而詳之今一歲則一銓銓者不下三百人自試闈法嚴之初子弟來試者其才否雖不同同于自試其文無他說也試闈浸寛乃始有賄賂預結同試之能文者約以酬勞之直定以綴榜之數復囑廵案之吏使之場中寛其伺察然後能者以代不能小則口傳

大則授草甚則易卷此固已可疾矣今大不然則又甚于此者自數年專以厚賂囑托異鄉無圖之士則預謀兜攬如罔市利諸郡報榜之徒則與之尋囑有同置局內則試題甫出密傳于外急如星馳外則同謀士人得題共作尋復傳入出入之路或由金口門或自墻穴入或由水筒進或雜于食物之內或隱瓶盎之下姦計萬狀未易殫舉夫能使試題之出于外與文字之復于內者此非上下相交受賂脉絡貫穿彼此一律安能往來

蒙蔽如風雨鬼神之迅速哉且場屋所恃者門監官官有巡案巡有邏卒又皆各有兵吏互相察視惟其一以賄賂悉美衆口交傳往復如臂使指歲歲為例各有定價率一人之銓而幸中者凡捐金千緡使朝廷良法美意無復可恃而子弟之果於修學者不得而自見其庸謬多貲者不復修習惟以賄賂而占前列珉玉弗辨才否混殽大非國家程能審官之意今來已引銓試所有關防禁戢之策自即已是不及臣愚欲望睿斷上件情

弊候今來銓試榜出如試中人應叅部日先於吏部尚書廳簾試一次經義人試小經義一道詩賦人試省題詩一首長貳監臨於六部郎官内不測輪點有出身人一員尚書省廳出題簾試簾試卷與銓試卷辨驗字跡有無異同其紕繆全不成文與字畫兩體者取旨黜落庶幾今歲先革代筆冒濫之弊臣所陳上件銓闈情弊今雖銓試已畢他日豈宜不行措置欲望朝廷下吏部長貳俾之共議關防禁戢之策何前日易于約束而今

日乃畧不敗露須究其所由得其要領務貴詳盡期於大革前弊開具奏聞施行庶幾自來歲以往便能刻刷姦弊一新觀聽亦教化習俗之所繫也并乞施行實天下幸甚

論蜀將當慮其變

臣聞天下有三患蠻夷之國恃兵而强盜賊之民恃衆而叛專制之臣恃險而固是三者皆足以亂天下然而自古之君當多事之時或至於一日不能安其身此未

必類以蠻夷盜賊之故要必溺於專制之臣久而不知其亂者顯顯者易知而冥冥者難悟也蠻夷之彊必有形而盜賊之叛必有迹有心目者皆知為消患之計而專制之臣則不然平居外奉天子之令而内蓄自大之心其為謀也無形之可尋而其為姦也無迹之可見上役之以虛名而下亦以虛名奉上其發之似誠實而行之似忠信者雖伊尹周公殆不過此上之人方且信為誠然而莫之覺如嗜酒色之娛安於外之無足畏而不

知喪元氣而致僵仆者率自此始嗚呼況又有險之可恃哉彼以專制之臣且有險而可恃則是虎而翼䖍而足也亦可慮矣夫天下之廣有地必有險其小小者不必論而其最可恃者江淮荆蜀之險耳是故險在人君未必足以制天下而險於專制之臣則未有不為之資者臣蓋嘗推原其故而觀唐之崔寧劉闢梁之王建唐之孟知祥皆將帥專制之臣恃蜀之險以為固者若崔劉則方謀而敗而王孟則既久不露終遂不可抗矣今

考其事如崔寧之擅蜀幾十四年而劉闢節度西川動
益驁蹇此二子者其初皆委質事上之臣一旦入蜀積
累歲月之久遂有坐負險固輕視朝廷之心抗天子之
使吐不臣之語恬不為恠擁兵擅利幾成大變惟其上
有以深知之故隨伐隨仆終不得而肆而王建孟知祥
適逢大亂之世得以猖狂而僭竊亦皆先為不可測之
謀至密之計使其心腹羽翼無一不至則反目咄嗟之
間坐王數千里之國此其為患在於久而不知之過夫

使今日之在蜀者皆如古之賢將則朝廷可藉為藩籬之託然而傲戾輕侮之思姦勇雄桀之態類皆將臣之所常有况栽培涵養一一是聽久而馴致遂有不可揺之勢茍任其所之而莫之限臣恐不為崔劉則為王孟事之必然無足疑者嗚呼彼其父子之相維兄弟之相承結之以士卒而聨之以友黨吏之奉承百意民之習熟名字不啻百年之久而反顧其所恃者則又有可守之險以為固不幸而洩其謀恐非日月可以誅鋤者比

臣之所甚慮也夫蜀之與上都相去數千里倉皇緩急之頃固不能為朝發夕至之具而蜀郡刺史多柔脆軟弱之士前無與之先而後無與之應又不足為討逆伐叛之帥若今日不有以隄防而密察之則異日當拱手而受斃陛下豈不為之寒心哉天下之禍制之於始終且為患制之於末後將奈何以漢室之興其征伐之功多出於韓信而高祖於周旋不給之際已竊貳而心疑之馳壁而奪符麾召而易將皆所以潜銷其姦心而徐

伐其畀計使高祖不為之所及其王齊之後雖欲稍稍折服亦已迫矣今之制蜀者未必有韓信之功恐其心之所存較之於信亦一間耳陛下縱未欲輕為高祖之術如其他緩圖之策柰之何而不行故臣以為於此而處之蓋有所甚難者必使急不為躁無張皇而生變緩不為庸無安坐而待釁宜立為定制凡戍蜀之兵與襄漢之屯一歲兩易而職在統制者時命代易庶幾乍離乍合不至安其教令而熟其恩惠如此則雖急而不躁

凡兩川之民不以貴賤為間朝廷時有以深恤之賦斂之輸力役之勞每為之寬除而省畧所以愛之者常有過於江淮閩浙湖廣之地庶幾蜀之生靈必有欽戴君上之意則專制之臣必將誘之以亂而不從脅之以威而不服如此則雖緩而不庸不一二年彼亦勢衰力微無能為也然後以高祖之待韓信杜鴻漸之處崔寧者徐而制之臣未見其有不濟者而今之謀國者皆曰無故而為之所是趣其為不義故莫若養之以恩使其有

不忍負上之志則可噫踰垣穿穴之役畏之而不禁則後必有行刼者彼既如盜矣而又豈可以養為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塘集卷十九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謄錄監生臣黃　維

東塘集卷九

宋　袁說友　撰

奏疏

論舉將疏

臣仰惟陛下屬意武功寤寢戎事整肅軍政細大畢舉然臣竊觀今日軍旅之事猶有可以為陛下言者曰將是已自鄉者辛巳之擾今閱十五年宿將舊人逝者過半其幸而僅存者亦皆廹於遲暮筋力智勇要已不逮

於壯歲而新進後輩足以為上用者又皆抑遏於偏裨下位邈無路以自達儻日復一日不思有以因其舊而圖其新以為緩急倉猝之備臣恐未免於遺材也陛下累歲以來蓋知舊將浸已淪落凡近日之所進用者往往皆重勞聖慮旁搜曲取而得之夫以內外諸軍之衆訓練校尉偏裨行伍數至縈夥其閒豈可便謂無人今若預為兼收並蓄之術得其人於閒暇之時庶幾一旦有警不至仰煩睿算可以漸次而收用矣故臣謂莫若

行薦舉之法臣謹畫為四條以備薦目如後一曰忠勇謂氣概軒雄膽畧沉鋭誓於報國奮不顧身者二曰武藝謂騎射擊刺行陣出沒悉皆精熟莫當其鋒者三曰謀畧謂智慮深遠機畫精當料敵必中變態百出者四曰兵法謂習熟韜畧精於兵法博古通今能見於用者右臣欲望睿斷合內外諸軍將帥以臣前所陳四條不拘偏裨行伍遠地屯戍有應得上項條目者各令薦舉一人須盡心體國不得少徇私意廣行物色委得其人

然後結罪保明申奏陛下賜以名對徐觀其人而熟察能否如見得委應上項條目即與留寘三衙不時宣召詳問曲試浸以任使如所舉不應元薦條目或粗有寸長而本不足薦者具舉官重與黜責如所舉得人或將來因事立功却一一復與推賞庶使軍伍之內凡抱有用之材者皆得稍稍呈露而緩急之際可以倚仗其於軍政誠為要務

給降度牒下蜀路提舉司補糴常平米疏

臣聞堯之水湯之旱雖古帝王有所不免然其卒收還定安集之效者豈有他哉特其能備先具爾蓋事不預備則猝不可支思患預防則應之必裕此必至之理也臣不才前歲誤蒙聖恩俾護全蜀黽勉殫竭不敢少懈茍有所見亟願徹聞臣竊見蜀中去秋潼川利州成都府三路以旱傷歲歉潼川府路為甚利路次之成都路又次之方旱歉之初民已狼狽如潼川利州兩路之旱共十餘州蜀人謂前此所未有者其為狼狽饑荒之狀

必已一一仰徹聖聰臣不敢縷舉仰蒙陛下軫念遠民力行惠政給降度牒添印楮幣有司得以憑藉惠澤舉行荒政三路飢民蒙陛下天地父母之恩何可紀極惟是三路常平義倉蜀中每歲所入比之東南數目絶少去歲既遭旱歎所當發倉廪以救饑饉夫以累年儲偫而各處現在原不甚多繼而提舉司節次自行支撥及諸州又各就撥充賑濟或給散借本或搬運糜費皆取辦於常平雖幸得此支用以活飢民而今三路現在米

斛既已十去七八所存今已無幾若不預軫先備之念早為儲蓄之策萬一向去復有水旱則各路常平見存斗斛豈能支吾臨時必將袖手無策況每遇飢歲米既鮮少價復昂貴提舉常平司具申制置司各具到各路各州已支過及現在常平米斛之數如潼川路常平司元管本司及諸路常平米斛一萬三百八十餘石去歲已支過三千三百九十六石今現在僅有六千餘石利路常平司元管本司及諸州常平米斛一十六萬九千

餘石去歲已支過四萬五千餘石今現在僅有一十二萬石成都府路常平司元管本司及諸州常平米斛一十九萬餘石去歲已支過四萬六百餘石緣本路旱傷州郡止係三州所以支撥數目差少今現在却有一十五萬餘石三路提舉官節次申催乞從制置司奏聞趁得今歲諸路一稔之後可以收糴米斛以備先具乞從朝廷支撥錢物以多寡降下三路常平司添助將來糴米椿備急猝臣竊思饑荒之歲專以賑濟為先而賑濟

之策專以有米為恃若非預行樁備臨時委難旋糴蜀中江流之險與山行之艱阻尤非臨時可以搬運今來三路提舉官申控懇切臣若不仰告君父則他日或遇水旱常平米斛有闕臣雖去此亦豈無緘默失言之罪臣愚欲望聖慈法堯湯先具之備念蜀民遠阻之難特賜睿旨酌量三路常平司米斛其已支及現在數目多寡各與斟酌給降度牒若干道委各路提舉官將賣到錢盡數分給去歲旱傷諸州趁今歲收成之後委各州

佐官收糴米斛專充常平倉樁管非因水旱不得支動具收糴到米斛數申尚書省户部照會仍乞揩揮再下提舉司先那兑别色官錢趁今秋收糴庶幾預有儲蓄不致現在數少一有不測得以濟用誠為各路小民無窮之幸

增糴常平倉米疏

臣竊惟國家常平之法最為近古今州縣常平之米政所以均斂散之宜平歉歳之糴若所儲不多或遇歉歳

必無以均斂散而平貴糴恐非常平之本意臣庀職浙東伏見本路州縣常平米數目尤少除紹興府有五千餘石台州有四千餘石外其温州止一千餘石明州止一百餘石處州止三十餘石若衢婺兩州並無現在總計七州之數不過一萬二千石耳常平之米與義倉不同義倉隨苗帶納歲歲而有常平則取之租課米與租課錢收糴耳而租課錢米即人户請佃沒官户絶田産內所輸者去歲十月蒙朝廷行下將本路應於沒官户

絶田産並行估賣其錢令各解赴封樁庫臣今年正月到任雖已節次措置出賣而區區竊有管見向者渉規避之嫌不敢具奏今幸獲對清光得以控露且浙東一路所管常平米已是數目絶少若又盡賣沒官戶絶田産則自此不復有佃人租課錢米是絶常平之本矣歲既無入又有州縣支動及陳腐耗折所謂現管一萬二千石將不及一二年亦無復有矣豈不重失斂散平糴之良法哉故臣謂出賣官産若果足以助經常之費猶

曰可行今浙東一路估到之數不過十二萬貫而臣到任後多方措置方賣及四萬貫政使足十二萬貫之數在朝廷如太倉一稊米耳所得不多所失頗重政如中人之家雖至於甚迫促亦安肯盡棄常産以絶歳入之利蓋棄産得金金易盡而産不復有堅忍以保常産則歳歳有常入矣此理甚曉然也臣愚欲望聖慈以常平為重深念浙東一路常平米數絶少所賣官産不過十二萬緡豈宜因此盡廢常平之入特發睿斷行下浙東

提舉司日下住賣沒官戶絶田産其已賣者即以其錢各令本州趁今年豐熟盡數收糴米斛解於常平倉樁管限冬季糴足其未賣者與雖已賣而未交錢者並只付元佃人租種仍前輸納租課錢米其後來續次收到沒官戶絶田産自此並不得出賣勒州縣及時召人租種庶幾存留官産不絶常平之入及民之政莫切於此仍乞速賜施行不勝一路孠幸

補糴蜀路十五州創糴七州廣惠倉米疏

臣照對川蜀兩路内有州軍椿管制置司接續收糴到廣恵倉米粟總計共三十一萬三千石有零専備水旱荒歉賑濟支用此米分在諸州蜀民恃以為命誠為民食之根本臣自慶元三年三月到任即閗上件廣恵倉米其間散在諸州多有停積漸久未免陳腐臣思念此米既為蜀民根本豈可有名無實緩急有誤措凖即徧行委官相視有無陳腐及抽摘三五去處委官盤量既而果有漸陳腐者臣亦即措置令各州於州倉見管軍

糧米內當年斟酌多寡漸行對兌其盤量到數目稍有銷損亦即措置並皆補足其對兌之米於慶元三年四月內並行以陳易新了當不致有名無實偶於慶元四年三月內以三路荒旱小民艱食將至流移幸有上件廣惠倉米得以接濟蜀民之命遂行支撥或充賑糶或充賑濟或自鄰州搬運以分給流徙之民凡半年之間十四州小民饑饉皆得仰此免致餓死凡支用過濟糶米共一十一萬九千六百餘石臣前年已一一具數申

朝廷訖至慶元四年三月内賑濟結局臣即謂此米旣
巳支動數目巳多豈可不便行補糴以足元來椿管之
數庶幾補足之後他日一有水旱又得支撥以活小民
其間賑濟係是減價後來補糴係皆增錢又賑濟之米
元無收到錢臣亦不敢以錢數不及因噎廢食不行補
足即行多方措置錢物自慶元四年三月以後直至慶
元五年八月内一年有半之閒百計規畫旣不敢於諸
處作急收糴恐起米價有妨民食又不敢照例科取諸

司以致横擾止是磨以月日措置收糴及申乞支撥到
錢物積漸收糴斟酌米價或增或減選委官補糴其山
郡搬運費力及米少無米去處不致少有騷擾今幸已
足元初樁管之數又山郡憚於搬運舊無儲偫今亦為
之創糴悉已了辦並皆委官盤量實収之數及又行下
諸郡每年以分數對兑不致積壓在廒以致陳腐其間
如簡邛二州各以地狹無米可糴潼川瀘漢眉州重慶
府懐安軍或水甚近或米數多或少遇歉歲亦斟酌減

數補糴却那錢於無米州軍處創糴所貴兩得其便臣令具各州元樁管數及慶元三年支過數與今來補糴之數三路共十五州軍元樁管米三十一萬二千三百六十石八斗六升三合五勺（内彭州崇慶府元樁管米在内緣不曾賑濟賑糴更不開列在前）粟七百三十三石七斗慶元三年賑糶賑濟過米粟共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石一斗六升七合今次補糴到米一十萬三千九百三十六石四斗八升每石價直不等共約計糴本錢引三十五萬七千一百七

道七十八文臣又竊見慶元三年三路旱傷之時其閬州蓬州隆慶府綿州普州資州廣安軍皆是各路山郡去江稍遠其搬運米斛專仰人力搬運數既不多費幾十倍前年支撥極為費力臣今行措置錢物於前項七州軍創置廣惠倉各行收糴樁管在廠以備他日水旱支用庶幾既無搬運支費又得隨手支用以濟艱急誠為利便臣今具創糴到七州米斛之數成都府路綿州創糴米三千三百四十六石潼川府路資州創糴米三

千三百二十七石普州創糴米三千石廣安軍又創糴米一萬石利州路隆慶府創糴米四千石蓬州創糴米二千五百四十八石六升閬州創糴米三千七百三十一石六升以上三路七州共創糴米二萬九百六十三石一斗九升六合二勺每石價值不等共約計糴本錢引一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九道四百六文見錢三貫七百一文三路七百三十三石七斗慶元三年賑糴賑濟支用過米粟共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石一斗六

升七合今次補糴到兩項米共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九石六斗九升六合二勺除補糴過充支用樁管米數外今增糴到米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九石五斗九合二勺伏乞詹照

又申乞禁止上流州郡遏糴疏

臣照對本州地狹民貧雖是豐熟年分居民所仰食米亦是上江客船米斛到來江岸迤邐近城出糶始可足用緣今年本州六邑均有旱傷米斛已見闕少委是

全藉上江客米舟船興販到來不惟有無相通可足一州百姓食米之用若米船到岸數目稍多在市米價便見減落尤於居民委有利便臣自八月以來行下松江稅務令不得將客旅米船非理收稅縱有附帶合稅之物亦與饒潤及每遇米船到來令稅場多方勸誘遣人同各船到州臣即行喚上客人支給酒食犒勞雖是多方招誘而日來米船亦自稀少臣今體探得上江一路州軍如湖北江西多有州郡禁止米船不得出界及遇

米船到州郡強行拘留更不令向下前來是致本州一帶客船大段稀少恐冬深上江諸州仍前遏糴枉使向下州郡百姓坐受其困欲望朝廷特賜處分疾速劄下江西湖南湖北帥漕嚴為賞罰令不得拘留上江米船務令客人從便向下前來出糴仍令各處官司備坐朝廷指揮多出文榜曉諭商旅通知豈特臣一州受粒食之賜亦使江東一路州郡均免闕食高價之患不勝萬幸

沿江備糴疏

臣竊惟江東一路多是沿江實為大郡而漕司又在建康尤為重寄凡其經理之責要非他路之比陛下慨念中原志圖恢復如江東一路係漕運緊切之地平居無事廣為積粟之策此漕臣所當究心者臣以謂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要宜於無事之日豐登之歲稍為沿江積粟之計誠國家急先之務也欲乞睿旨令江東漕司及玆稔歲價平之時於沿江諸州多糴米斛如建康太平宣州等處每郡糴米各不下二三萬斛逐州樁

管以備倉猝之須以寛軍旅之用庶幾臨期優裕無三十鍾致一石之費亦古人實邊之遺意也

犒賞酒庫疏

臣竊見諸州犒賞庫元係軍中酒坊以贍軍為名取利甚厚後來既歸朝廷數增變易今固不必縷舉但數年來朝廷或命版曹或命都司監貳郎官或命帥漕任提領之職未嘗一歲而不易得之諳曉酒事者皆謂犒賞庫今若不歸之各州止從朝廷差官提領於都下其不

便者蓋有三說浙西一路八州浙東紹興皆有犒賞庫近郡已不下二百里如蘇常以北去都城皆數百里提領每有追呼措置公吏往返半月在道每庫吏人不過三四輩一番追逮為之一空半月在途酒庫皆廢既來都下人情生踈各庫上下表散不甚重疊其不便一也官司不問大小凡事要定規模提領官每歲數易人各有見往往提領之初必有更張減額借本賖本添價減價易置官吏色色更變每遇提領一新諸庫如理亂絲

莫知適從如此而欲望其場務規摹一定不易酒課增羨無他費擾不可得已此不便二也諸庫歲多是積壓本錢遂致預行借本其來日久今朝廷選提領官臨時分付有某官提領既已從某局借本忽易他官則元官復不肯認互相更易務在推托致使當時借本之金前後各不體卹諸庫益無以自寬酒課由之而虧折此不便三也若從各州提領則皆無此患蓋諸州追呼報應不費日子又無數易紛更之擾復無借本相為推托之

弊凡一切張官置吏之費可以遂省坐受每歲成數之入可以享其利而坐收成效也欲望睿旨廢提領一所令犒賞從各州提領以各庫每歲合趁之額諸州以時解版曹所有日令借過本錢令各州取見的實數目從多寡作一年或二年均認帶納可以省事可以無擾可以少振諸庫可以上裨國用誠為急務

糾役疏

臣以不才誤蒙聖恩久長民部日受詞訟其間有訴枉

伸屈外若可念而中實為姦者莫如糾役是也今當官者往往知有差役之獘而不知糾役者其獘尤甚於差役差役之不公害固及於一家也糾役之不當其害豈止一家哉葢甲役已滿而當替則乙合充役而妄姦被糾者不一人官司與之追呼與之審證猶未肯已也又訴之諸司省部馬凡妄糾一人有經涉一二年而不能決者故甲之當替則不容其去於是破家蕩產益重其禍逃亡避免都分無見役之人乙之當役則久而不充

於是被糾者或一二家或三四家其擾卒未已也然則糾役之獘其曰甚於差役信矣臣以謂今當立為二說以懲糾役之獘其一則乞降睿旨應諸鄉保正長合滿之前兩月令佐同責手分鄉司公共照物力高下從條預行定差結罪保明令佐親與審實置籍抄上候合替者既滿則直以前所預差者告示承替其合替保正長即與劈印日下往役不必等候替人若預被差者有所糾論他日其詞果實則元差手分鄉司並作無心力勒

罷永不收叙其二則乞降睿旨應預差充役人如合承替則令日下公參給印著役如有糾論一面充應不得以有所糾而未役也將來所糾得當却許截日住役本縣給據將已歷過月日於以後充役日通理二說既行則令佐守預差之法而得致其審胥吏知妄差之罪而不敢容私已役者可以當替而得脫當代者不容其妄究而幸免庶幾糾役之獘不至重為民害臣愚欲望聖慈深酌利病亟賜施行不勝斯民厚幸

論刑獄當重疏

臣聞之聖人未嘗無不得已之事也而每寓之以不能已之情夫所謂不能已之情者政聖人之欲盡其心也使其於不得已者而不寓其情焉則聖人將為得已不已者之所為矣嗟夫聖人方欲以仁覆天下必欲一夫無不被吾之澤而肯甘心於不得已之事哉是故申之以惻隱之心而謹之以詳明之法者聖人為不能已之情也今夫刀鋸之所加錐鑿之所決死者不可以復生

斷者不可以復續夫是之謂刑聖人固非幸民之罹於此也於其可死也而冀其猶足以生於其可重者而冀其或足以恕凡其擇人而議之者皆所以申惻隱之心而謹詳明之法也故夫聖人之用刑如醫之用藥用刑而必擇其人如用藥而必審其醫也寒者暖者燥者濕者用而不得其醫則將有無辜而斃者矣生者殺者流者放者用而不得其人則將有無辜而死者矣然則聖人固不肯使天下無辜而遂死也蓋昔之聖人其於用

刑之初莫不纖悉詳盡當獄成之際正既聽之而司寇復聽之三公既參之而王復議之是一獄之成而審之者有四彼非好詳者也亦以刑之既成則有不可以復變者而司寇與王亦不茍於聽議之閒故能民無寃民而法無亂法國家累聖相承深仁厚澤在民而不可解固未嘗無故而殺一人而司獄之官必詳於法者而後授此其為意亦於不得已者而致夫不能已之情然臣獨慮夫司獄者或安於馴習而不自謹耳何者天下之

罪其大小輕重與其適然而不然無辜而入者陛下安得盡知之使司獄之臣一不謹焉或恐民有無辜而死者臣身不列於周行顧安能盡明夫司獄者之事然亦得夫草斃之說抑有二焉一曰嚴出入之禁以固獄情二曰艱試法之選以均廷屬夫獄者取其密而不洩之謂爲可使外有所聞而內有所露哉彼有獄未具而意已宣刑未加而罪已白者此必有內爲之私而外爲之傳也其患起於寺屬出入之不嚴而內外有以相聞故

可預知而逆計嗟夫廷尉之屬政所以案獄情而議法意而乃以此謁彼以外通内此雖處以石建孔光之流亦將必有所不謹耳寺固有門禁也而今之胥輩可以無故而出外之游民可以無故而入若適於康莊之衢而舉無禁遂使胥輩得持獄情以受賕而游民得託金錢以變法而用刑臣恐如庸醫用藥必有不得其死者是豈可不為之所哉今寺之丞正亦有作室於寺中曰使士大夫往來於公門而天子之獄殆不過為丞正犒

賔之地此弊大不可也臣愚以為凡丞正而下可謁於兩府與秋官之長貳他不得輒以謁見且再以受人之謁嚴為之法期於必行而行之貴久不然者亟以罷斥彼必有所畏而不敢為而寺之胥徒不得以妄出外遊之民不得以擅至使門之為禁常若其不可犯則古人名獄之本意或以是而得之臣故曰嚴出入之禁以固獄情也朝廷設刑法之科每一歲而一試其中選者不一二年遂得廷評之職至有不期而來者夫以廷評之

要任為任子躐升之階又一寺之法皆廷評先以接究自此而升之可以為正丞又上而為郎進而為侍從矣然則廷評之官固非輕選其視館閣之遷其速相似而今之來試者多非果於明法之士不過以數月涉獵之學可一朝而濫得之政以取人之間或太寬而無制故人得以儌幸而驟進以不甚明法之吏而總一寺之法殆見內失法意而外賊良民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愚以為宜稍艱其試選凡以法試者必十而取一俟其再

中與其既中之後必歷任而始擢之庶幾於所習可得其詳而議法不失其意臣故曰艱試法之選以均廷屬也方今六曹之官外刑部而言之則其事皆非干民之生死者彼受謁於在部之頃尚猶不可況棘寺之屬方以生殺而議民之罪不有以防其私則幾於不知務矣今教官之選其來試者率十而取一彼於無事之員尚致其吝況廷評之任其職係民之所休戚者不有以艱其選則幾於濫予矣噫是二者皆所以達聖人不能已

之情也今若縱其所之而不之恤則其情之不能已者彼亦惄然而不能用當是時也則是聖人必兼庶獄又奚以臣鄰為哉

論苗賦當平疏

臣聞天下有賢君無賢吏有良法無良民豈其吏之果不可賢而民之果不可良也蓋天下之大固有可使為賢吏之理而吏或不賢者豈非術旣疏而吏自縱固有可使為良民之理而民或不良者豈非法雖具而意已

忘哉嗚呼吏之不賢則將輕法制而玩號令雖以事之所不忍為而加諸民者彼且妄行而不恤必求有以濟吾術而後已夫是以民受其弊蓋將不能一日而自安而民之不良者固非性之真而習之素也法之意既失則民方困於上之求於已者於是朝而為盜暮而為刼苟可起其瘠而濟其窮者亦且奔走競為之不暇如是則天下殆有不可治者矣是故聖人有道焉嚴其所以馭吏之法使之凜凜而不敢犯則吏之不賢者可以廹

而進之善存其所以立法之意使之章章而不少失則民之不良者可以安於法而有嚮道之誠今之天下所以吏不賢而民不良者亦已久矣且夫為郡邑者皆所以承流而宣化然而主恩不宣而吏之為民害者若有使然而不少變法意不存而民之不良者且困窮狼狽而不可救當此之時求其得民心而治者臣以為不大可笑則大可憂矣國家以二百州之賦以供大司農之用其閒苗之多寡器之隆殺固自一定而不易然而州縣之

閭吏務纎毫之得凡輸納之害下及於吾民者有不可以枚數何者方其苗之將輸也守以諭其令曰爾其多為之名過為之器取之以斗者必倍其斗納之以石者必過其石則又曰州有耗而漕司復有耗苟不於此而取之則州且匱矣是故令知耗之不可或無也思之曰一郡之用既有資於所納之耗則吾之邑是無耗尤不可也逮夫正米之納也既加其耗而益之耗米之納也又多其量而受之某之米漕司之耗也某之米耗苗之加也

則將倍於當輸者矣不特此也呈様者有米而探筒者亦有米打杴者有米而給鈔者復有米故以一石之輸常倍其數而後足此豈法意之當然者哉為吏者縱貪得之心故誅求斂取而不之恤為民者廹於上之所必取則雖至無力者亦懼其刑之或及方且鬻産逋貸而後行求其不為窮民不為盜賊而自安於良民者亦難矣以今觀之凡前日之為巨室者今且困於此而已貧前日之僅足者今且困於此而顛躋矣不過數年必將

盡其所有則壯者之四方老羸轉溝壑恐不難到此臣之所大可憂也然臣嘗叩其為令者彼以為非令之過或者計臺州郡有以廹之臣獨不知耗粟之儲其果皆歸之大司農耶其亦吏為私用而不之䘏也嗚呼誠如是言則是民之利害殆將壅閼而不通而吏之厲其民者又將何時而已也今必欲使吏為賢吏而民為良民則莫若於朝夕之閒命版曹之屬置為斗器大抵一倣有司之則令郎曹一二員分按江浙之尤甚者取其州

之斗一視此以為準州之斗既定則某州之邑亦均焉揭為明文以告其民曰某之數也其自今日始以納其粟若夫常平義倉之耗尚有所不免者亦宜曉然以取之要不過十之二三庶幾受納之間可以久而無怨州縣之或不然者令民得以越訴於臺者茍得其實宜加之深文以為戒復於每歲冬之始月命郎曹覆視其實且以聽民之私議蓋人情不常久必自怠況以一器之設一法之行茍不時以稽之求其不變者末矣臣嘗見

今之父老皆言紹興之初歲嘗遣中都之官一人分察郡邑名曰詔使皆所以廣求民瘼而旁通下情今不行此久矣故臣以為按苗之使可以視此為法昔者漢宣中興至於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其馭吏之法纖悉不遺而務行寬大之言亦皆在民而不在吏陛下儻力行之則民其少瘳也

論差稅當究其原疏

臣聞之天下未嘗無獘也而其獘舉由夫人而起夫使

人而稍有所畏則人亦何獎之敢為徒以上之所未必察而後小人始得切意而逆計之此天下之獎所以紛然害民而不已蓋昔之聖人不求獎於所可知而求獎於吾之所未必知不革獎於所可治而革獎於吾之所未必治夫是以天下之善為獎者知上所以留意者皆平日之所可恃今一旦而見其端暴其迹彼將以謂聖人果不可欺也若夫不求吾之所未必知而察其所可知不革吾之所未必治而察其所可治則彼且執其所

未必知未必治者可以安坐而為之矣臣試借他事以明之私而為鑄所必禁也而鉟銷之耗則未必禁矣販而必征所必防也而匿藏之稅則未必防矣何者忘其所未必察也是故私鑄雖不日獲而鉟銷者常十九漏征雖不常聞而藏匿者滿天下然則將以革弊而利夫民者其亦先吾之所未必察者歟今國家愛民之事往往可行則行固未嘗茍得一焉而莫之舉也然而饑寒之民或困於兼并之族而常産授受之際或愈驚而愈

不可支者其亦甚可憐巳此必有未必知之獘者存乎其閒而人或未之知也臣往在浙之村落見其所謂鬻產之獘有二雖其姦謀之不同獘端之不一然究其所歸無有不為民害者何者某人以某產而鬻於某人則某人必利某產而市於某人至於某產之歸於某人也則必告之有司曰某得某人之產也產之賦則某當受之而某人之出某產者自此其不預矣謂之過割使天下之人皆挾是說以正其法於授受之際則民將鬻一

物得一金鬻百物得百金可以從容恣肆於一金百金之間而無他慮焉也今獨不然民之貧者廹於衣食之不給其求售之數苟及也必欣然鬻産而不辭而富豪之家既得其産且將執契深藏歳收其有而不告於郡縣故雖貧民之産已入富豪之室而産之征賦則猶掛籍於貧民之下富者既不肯告而貧民又不能告逮有司督其輸賦也書檄揭引舉不責之得産者而獨求於鬻産之民州縣方廹於賦之征雖貧民赴愬懇切以為

其產今為其人之有也而其賦則其人宜當之鬻產者其何預乎哉然而有司固不肯以過割而緩於課最凡其刑禁之所加號令之所廹第知及夫鬻產者耳而貧民方惟有司之懼亦不敢言吾之不當輸也則又鬻妻出子盡所有以為賦有歷數年而不變而民遂顛躋狼籍至於瀕溝壑而餓死矣當此之時富豪之家方且偃然而無一事之擾其所以取於此者亦幸其上之所未必察者耳此一獘也自國家嚴限田之法雖以官餘之

後亦當以力而役於是冒户分名之弊墳然四出而不可究然臣亦熟察其端而得之方其得田而稅夫契也則必有一户以書其契以一户立者必以一官名使其果有是人又果有是官固不足恠然獨恠夫以一人平日所歷之官為一家十餘户如其之人自通直推而上之至正議而止則其户之立也必曰通直又曰奉議復曰承議等而升之至正議而後止則是一人之官可以立十餘之户遂使立役之政不及施於其家而皆單民

下户之輩蓋單民下户本無官之可名欲多為之户亦已難矣考其破家而蕩業離家而亡身者皆自彼之冐户始此亦一槩也臣願陛下亟頒明文嚴諭州縣凡以得産而契税者必先過割而後税過割之日不必令鬻産之民親相辨議蓋民方困於所鬻固不可使有在官之費不過取所立之契復索産之舊約按每歲在官之賦就以批注則可不勞而自明若過月匿契而不税者宜重為之責俾出産者得陳告併以産而歸之則人詎

肯以匿契而遽亡其有哉立戸之法大抵令以一人之官則為一户之立若以他户名者必又一人而後可當其契之來税也則必親挾其官之告以為證蓋其間復有假親戚以為名若使一一得告而後書則親戚之告恐未必可以皆致如此而後冒户分名之弊可以斷草二弊既去而民力以蘇庶幾無有司征呼代輸之擾而以貧役者亦自此而少息噫聖人之愛民固不欲以虚名蓋天下也漢之文景其恵養之德必欲果有功於民

之身而後已今觀其紀猶使人歆嘆愛慕常於以手而加額不然而不求其害之實者而去之利之實者而行之乃曰寬刑名輕法制以此而愛天下臣恐斯民稅駕之未皇也

寬恤士卒疏

臣聞傳有之曰惠則足以使人又曰德以施惠戰所由克又曰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凡此者皆謂撫存之於前則可以責用於其後而為吾所役者亦將舒徐悅懌願

自表見自昔善用天下比皆如此而況於用兵哉臣竊惟今日最不能以自贍而衣食單窮妻孥凍餒養生送死一無可恃聲嗟氣嘆日甚一日知之而無能救之者則惟諸軍之士卒是巳臣頃守池州兩年之間蓋嘗親見軍屯士卒貧窮怨嗟之狀且今士卒日給雖等殺不同大率不過二升半米與百金而已此固從昔定數何前日可以自存而今日遽謂不足哉臣固嘗詢之將帥其說自謂今軍中事力與昔年迥不相侔上無寛裕之

財可以輟惠而分給則下無非時之與得以周急而惠窮方昔年事力寬裕之時日教月習將帥捐金與帛以激勸事藝藝精者既賞志勤者亦賞而勇力進者又賞蓋無時無之而又其家有婚姻有疾病有亡歿則各將言之統帥悉有給與凡是數說皆起於在上者事力寬裕故能時有惠犒今大不然統司錢物既有定數日就窶乏而措置料理悉所不敢是以上下煎迫秦越相視士卒合得錢米之外一毫無有安得不窮且困哉此則

將帥自為之說耳然臣又詢之士卒攷之衆論抑又有他說焉一曰支有減尅二曰米求出剩三曰糜於苞苴竊聞軍中支請士卒錢米往往不即及時依數支散循習為例暗有消尅逮於支付各將散給士卒則合得錢米已有消折矣夫以毫釐之給豈堪復有消折哉彼數萬人之給人各有尅則衆少致多悉歸之他用矣此所謂支有減尅也大軍倉官支給米斛多有循習以求出剩月減歲尅自有定則久而羨餘則為寬剩雖非明取

實則暗積是皆瘠士卒之給以肥在上之須此所謂未求出剩也將帥之職悉本朝廷除授而居是職者懷無厭之望濟貪進之欲則苞苴權門取悅貴近往來於道習以為常皆以求足其所望欲彼其苞苴之費固何所從出哉不過朘剥士卒以充其所用而已此所謂糜於苞苴也夫既以在上者事力之不裕又困於三者之獘宜其士卒憔悴窮困而不能以自存也是以人懷怨嗟非一歲月則緩急之際責其能効死力以濟國事蓋亦

難矣為今之計欲以寛士卒殆未見有速效之策臣以為所給錢米自有定數增之不能減之不可於前三者之弊亦可以少革否乎欲望敷奏亟發聖斷嚴詔諸總領所更切措置支散士卒錢米之時使之各足其數以時而得毋令毫髪減尅其大軍倉官支散米斛不得剋下豈上循習前例以幸寛剩嚴戒諸屯將帥苞苴之弊廣行覺察一有違犯重置典憲每遇朝廷除授統帥陛差統制嚴加訓飭以警其私庶幾知所戒懼或能稍寛

士卒窮困之苦人知感奮足以責其異日之用矣昔漢韓信為將軍多以恩拊衆得士死力葢寬饒為司馬過士卒甚有恩衛卒至數千人皆叩頭願留以報厚德載在方策皆其明效大驗也惟聖主以是而命將帥焉天下幸甚

東塘集卷九